

“我心目中的动物是明亮、华丽、痛苦的错误，是我无常欲望和极力无视残酷现实的生活生生的证明。”——

我们如何对待动物，也就如何对待自己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青报书单

“我心目中的动物是明亮、华丽、痛苦的错误，是我无常欲望和极力无视残酷现实的生活生生的证明。”美国跨界新锐作家埃莱娜·帕萨雷洛在她的“奇书”《动物奇形录》中赤裸裸地剖析人与动物的关系。她说，在“人类”概念分崩离析的世纪，我们需要从动物眼中重新找回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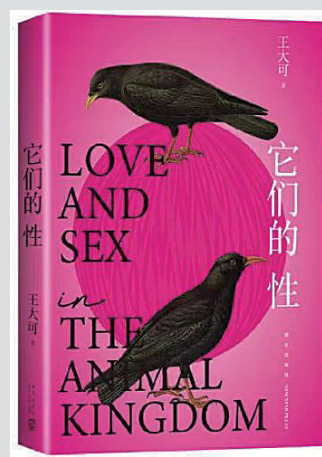
2022年，当我们在书中再度审视人与动物、与自然界中一切生物的关系时，会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话：我们的任务是“扩大我们的同情范围，拥抱所有生物和大自然的美”，还有远在文明古国中国的孔子，那句意义相似的名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了避免灾难，这是我们下一步必须前行的共同方向。



《伴生》(美)阿伊莎·阿赫塔著 小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动物奇形录》(美)埃莱娜·帕萨雷洛著 成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它们的性》王大可著 新星出版社

理解生命才能理解世界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的王大可，书籍设计师、艺术家朱赢椿，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们在2022年面世的新书，内容实在奇葩。

王大可的新书名为《它们的性》，这本新晋出版的科普书，描述了动物们形色各异的“性与爱”：“忠诚与出轨，诚实与作弊，温柔与残暴；美丑、阶层、江湖、宫斗、无私、同理心……人类世界有的，它们也有，且花样迭出，让人目不暇接。”

在动物学研究者王大可看来，理解世界的最好切入点就是生命：了解生命有两个角度——个体和群体，维持一个群体的核心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关系就是性关系。性关系绝不仅仅指性伴侣关系，最主要的性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它既是生育的结果，又是爱的原因，具有极度的排他性和不可更改性，是信任滋生的稳固平台，部落形成的前提。

第二重要的性关系才是性伴侣关系，绝大部分生物都没有固定配偶，雌性是精子的“搬运工”，雌性是基因的“交换器”。其他所有社会关系都是建构在这二者之上的二级关系，比如，合作关系。

从科学视野寻找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冷漠和确实。王大可在这部有关动物的性与爱的并不枯燥的“报告”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只是动物社会的一种，现代人类社会只是全球长时间尺度下存在过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而当代西方文明不过是这几百年内人类文明中更能打的一个。然而人类却慢慢地把动物性的高尚归功于人性，把人性的齷齪归罪于动物性。

而如若我们真的按照生物科学所提供的依据来生活，则有一个最简单的活法：按照基因告诉我们的那样活下去，做它虔诚的奴隶，臣服于巨大的不可知。寿终正寝，儿孙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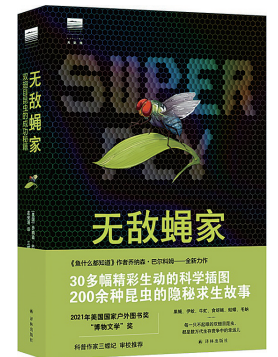
王大可的科普书最终上升为哲学命题：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坦然接受基因的奴役？丁克、同性恋、甚至结束生命是不是一种反抗？人，究竟该如何活着？科普中没有答案。

朱赢椿新书《蛛网》号召人们向蜘蛛学习，与此前出版的《蚁呓》和《蜗牛慢吞吞》成为讲述不起眼儿的动物世界故事的系列图书。其中《蜗牛慢吞吞》在德国还被改编成了一部舞台剧。

书中描绘了一只蜘蛛的生命历程，从出生到离开妈妈，独自生活，努力学习织网、捕猎，遭遇各种困难，又在挫折中不断思索、反省、成长。经历了友情、爱情与别离，体验繁衍生命的喜悦，最终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翻阅蜘蛛的生命轨迹，在朱赢椿的图文中，蛛网不是人类眼中需要清扫的灰尘，而是另一种生命曾经活着的见证。

人类眼中的弱小，当你放低姿态，蹲下来看时，就会看到它的力量。在活着这件事上，人类一样可以从蜘蛛身上获得启迪。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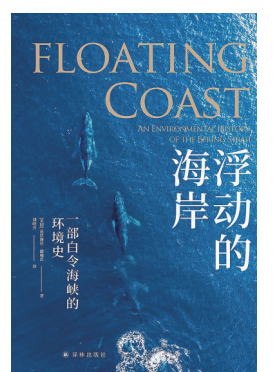
《无敌蝇家》(美)乔纳森·巴尔科姆著 左安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专著，而是关于无敌蝇家的生活、爱情、进化史的双眸目传记。它们的成功秘籍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



《灾异手记》(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著 何恬译 译林出版社

每个不承认全球变暖的人，都是对真相视而不见的人，它必将成为下一个十年中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议题。



《浮动的海岸》(美)芭丝谢芭·德穆思著 刘晓卉译 译林出版社

自然与人类的历史相互交织，作者揭示了部分人类的巨大需求与野心给这个资源有限的地球所带来的，且将继续带来的变化和无法预知的后果，由此也引发我们更多地思考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质疑人类的独特性

很难将埃莱娜·帕萨雷洛的身份确定为作家、演员抑或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一位导师，正如我们也无法将她的《动物奇形录》归入博物学、历史学、文学抑或科普类作品，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在她非虚构的创作中探寻人之属性、自然之本质。

“草原上，一个沉默的猎人正在埋伏。与其他肢体动作相比——比如打猎、教导、睡觉——他一生中花了更多时间在观察动物上。要想活下来，人类就得把自己弱不禁风的身躯藏好，在那些更健壮巨型动物移动、交配和死亡的时候静静等待。想象一下，在这样紧盯了一辈子后，他的体内保存了多少有趣的细节！再想象一下，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将自己的一生付诸那片草原，保持着观察的姿势。这种日积月累的观察会如何作用于人类，想想都不可思议。想要在大草原上生存，人类就必须熟悉狮子的脖子、野牛的脊背以及马的侧腹的每一寸肌肉，以便及时逃离危险。”她继而思考：“人类的大脑生出其他思维前，只是记录生命活动的形态：发情的混乱、匮乏的挫败、死亡的永眠。一种生物怎能一代代丰富和传承这些陆地知识，而不会感受到它已经渗入血液、骨骼和肌肉？多少猎人穷极一生观察，以至于为此歇斯底里、昏迷眩暈？难道那些动物的形象不会在他们的胸中横冲直撞、破壁而出？”

一只只红色毛发的猛犸象就在彼时这一人类共生共逐的情境中现身，根本无法预知她39000年后冰冻中待价而沽的命运……书中充斥着富有思想空想力的众生命运阐释：被莫扎特厚葬的棕鸟，遭到达尔文“始乱终弃”的象龟，在去勒和达利的画中游荡的犀牛，曾在太空织网的蜘蛛，被改造成独

角兽的马戏团山羊……17种出现在神话、历史抑或新闻中的“明星”动物，化身人类文化史、社会史中的惊鸿时刻，从史前的冰冻山洞，到NASA天空实验室3号的车间；从达尔文小猎犬号的船舱，到艺术家的画布……遭遇跌宕的人类际遇。

带着纪录片的匠心、小说家的浪漫，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灼见，作家敏锐、机智而又文笔优美地质疑了人类的独特性。五年前，在获得《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图书之时，这本书也收获了专业人士的盛赞：“一次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冥想，简直荡魂摄魄。《动物奇形录》可能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动物书，也是唯一一本让我大笑出声的书。”

当读者拆下腰封，从牢笼中解放封面上的动物，与设计者共同完成这一类似行为艺术的巧思，就已经算是对作者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阐释产生认同了。

保持对生命的共情

达尔文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小的部落联合成大的社群，最简单的理由会告诉每个人，他应该把他的社会本能和同情心扩展到所有国家和种族的人……我们的同情变得越来越

柔软，并越来越广泛地扩散，直到延伸至所有有知觉的生命。”这与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谓的共情之“仁”异曲同工。

美国的神经科医生阿伊莎·阿赫塔认为，对于生命的共情力量是人类健康的标志。她进而追问：“当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动物的亲缘关系时，我们会得到什么？当我们建立或打破与动物间的联系时会发生什么？人类在神经机制上如何被设计与动物共情？对动物的暴力又如何违背了我们的天性？”这是《伴生》一书的主题，然而不同于科普书直白的科学论证，这本书也是一本巧妙总结了医学、社会史和个体经验的“跨界”之书，充满了动人的故事。

作者在其中贯穿了自己的故事：小时候遭遇学校欺凌和家庭性侵犯，直到她遇到一条名叫西尔维斯特的小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她也讲述不同身份人们与动物的故事，其中包括一位退伍军人、一名连环杀手、一个黑帮成员和一位农场主。阿赫塔将幽默和感人的时刻与动物和人类关系最新的研究成果完美结合，告诉我们为什么与其他充满信任、尊重、同理心和爱的动物建立密切关系，是互利的，是对所有人的双赢。“我们知道，人类可以享受生活和爱，也会失去伴侣。剩下的

问题是，我们倾向于否认或不相信其他生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欣赏和理解中的一个巨大缺口，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和谁一起生活在这个已知唯一有生命的地球上。”

作为牛津大学动物伦理中心的研究员，阿赫塔还著有一本《动物与公共卫生》，主张卫生机构应将动物纳入公共卫生中“公众”的一部分。

“在同情之中，我们将自己赶下了世界中心的宝座。”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说。在她看来，人类进步的几何结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情圈。“每次像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把我们宇宙中心、时间中心、创造顶点拉开更远时，我们对自己是谁就会有更好、更现实的想法。”

回到《伴生》，阿赫塔认同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观点，认为：富有同情心的行为可以发挥人类潜能。在那些有关关爱、虐待和悲伤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痊愈、复兴和希望。你会被书中写到的共同命运和治愈所抚慰，然后思考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帮助治愈他者的途径。

这是一本寻找治愈世界方式的书，它一再告诉我们：所有生命都是一体的，这理应是人类最大的领悟。

我们为什么总想要得更多——

走在下行自动扶梯上的现代人

□于成

阅读者说

2010年，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在底特律一面正要拆除的混凝土墙上画了一幅画，但他并没有声明对这幅作品的所有权。那么问题来了，谁该拥有这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呢？

底特律的一家画廊知道班克斯涂鸦的价值，把整面墙从推土机下拯救了出来。然而，土地所有者知道后不干了，以盗窃为由将画廊告上法庭。

那么，谁最终会成为这堵号称价值10万美元的墙的合法所有者？

英国知名的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被支配的占有欲：为何我们总想要更多》一书对所有权概念的发展做出了生动的描绘和分析，上述案例就是书中的一例。班克斯大师的涂鸦行为挑起我们所有权问题的思考。通常涂鸦不仅被认为是使得建筑贬值的道德行为，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刑事上的破坏行为，可处以罚款和拘留。

然而，班克斯的画却增加了墙面的价值，引起了人们对谁该拥有这面墙的争议。最终，法院判定底特律画廊向当地土地所有者支付2500美元，从而获得其直接所有权。然而画廊并没有永久收藏的意思，5年后，这面墙以13.75

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从心理学上看，追求财富的增长并不是穷奢极欲的不良嗜好，而是一种本能的体现，即胡德所谓所有权心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能从控制物品中得到满足感。比如家里养的宠物猫，会反复用爪子抓或拍打物品——这种行为意味着物品被它们占有和控制。婴儿也有类似的举动，它们喜欢反复用餐具敲打桌子，喜欢把东西从桌子上退下来，让父母一次又一次地捡起来——这些行为是婴儿开始探索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然而，人类的所有权心理不单单是一种控制周围世界的原始本能，更是一种在历史中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大多数财产都属于部落；如果部落的一个成员没有使用某个物品，那么另一个成员有权暂时占有。这和现代的所有权观念就大不相同。比如我把鞋子放在我家门外，人们不会把它穿走，因为人们默认这是他人的私人财产；但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如果你把鞋子放在帐篷外面，别人就可以穿着走，因为你没有使用它们！

《我们从未现代过》(法)布鲁诺·拉图尔著 刘鹏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被支配的占有欲》(美)布鲁斯·胡德著 傅小林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简言之，我们今天的所有权观念是在原始本能的基础上，在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出来的一种复杂观念。胡德的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复杂观念的由来，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当下的生活：“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生活被这种无尽的追求所控制，即使我们这样做会给自己、后代，乃至地球的未来带来风险。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所有权是什么，源自哪里，它产生的动机，以及如何

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同样活得快乐。”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写给大众的小书《不受掌控》同样关注现代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但他的关注范围并非像胡德那样聚焦于某个观念，而是追溯情感压力的现代生活背后的现代性逻辑。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内卷”是究竟怎样“卷”起来的。

一般说来，这是因现代人喜欢追求更多，要了个这还想要那，就像现代奥林匹克口号刻画的，要“更高、更快、

更强”。罗萨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推动现代性的不是贪求更多，而是害怕越来越少。这种恐惧维持着提升游戏。”比如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表面上看是让孩子更有竞争力，更深层的逻辑确是担心小孩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从而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

这就像“我们时刻都行走在一个下行的自动扶梯上”。我们不断内卷并不是为了非得出人头地、拿行业第一，而只不过是怕被扶梯的下行速度爬得更快一些，从而不至于被生活带下去。这种“提升的逻辑”控制了现代人，让现代人只能以加速和内卷来应对。

人们自然会对这种生活状态不满，所以经常喊着要“躺平”。然而罗萨的分析却告诉我们，躺平只是说说而已，现代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期待着能“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要躺平的人恐怕没人想天天被关在家里，而是要在阳光沙滩、度假小屋里躺平，而这样的生活状态首先必须是成功地将自己的作用范围扩大——有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的小岛，有车开到深山老林。

人们向往世外桃源的乡村生活，但

又舍不得大城市，不光是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等经济原因，也是因为电影院、车站、动物园等设施在自己的作用范围之内，并能够帮助人们更进一步地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

在提升和扩大的普遍心态下，世界日益成为了可利用的、不再可亲的对象：“我们不能再与之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关系，而且这样的世界也会让我们在仓鼠滚轮里奔跑至死的过程中产生集体的‘倦怠症’。”

罗萨呼吁在内卷的滚轮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能，每个个体都有能力行动起来，重建同世界的“共鸣”关系。

今年去世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名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中也提醒我们，把现代同前现代割裂开来的思维也许只是现代人的执念。放弃现代人的种种偏见，重新理解我们与同世界之间的关系才是正途：“自从科学革命以降，所有罪恶都有充分的时间从门户洞开的潘多拉之盒中逃出。只有一件东西留在盒内：希望。现在，或许是从中收获希望的时候了！”(本文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